

赶滩

颜良成

海边人把到海滩上捉小蟹、拾泥螺、捡蛤蚶等叫做“赶滩”。

记得我第一次赶滩时年龄还小，才十二岁。那年五一节，学校放了假，我们五六个小伙伴便结伴到海滩上去捉小蟹。虽说家住在黄海边，但离真正的海边还有几十里路。这天午饭后，我便背着蟹篓儿，手提马灯，怀揣干粮，跟着小小的队伍出发了。我们这支队伍的头儿叫二黑，他比我大两岁，可已赶了几年的滩，很老道。

二黑告诉我们，捉小蟹只能在夜间。小蟹夜里出来捕食，白天却躲在洞里乘凉。出了村子向东，便是茫茫的茅草滩，没过膝盖的茅草，随风起伏，像一片绿色的海洋，茅草滩中有一条一尺来宽的小道，弯弯曲曲，蜿蜒逶迤。我们一路说着唱着，显得很快活。不知不觉走过了茅草滩，又进入了芦苇滩。此时太阳已经下山，黑暗从四周悄悄地罩住了我们。二黑很认真地说，芦苇滩是一块迷魂阵，一旦迷失了方向，人就出不来。二黑的语说得我们心里发怵，刚才说唱嬉闹的兴致荡然无存。茂密的芦苇没过头顶，窄窄的小路被芦苇淹没。我们双手将芦苇分开，一步步慢慢前行。眼前一片漆黑，一不留神就会掉队。我们互相呼喊着名字，拉拉拽拽地前进着。一阵风吹过，芦苇压着我们的头顶，发出呼呼啦啦的呼啸，仿佛千军万马从空中席卷而来，淹没了我

们的呼喊声。于是，后边人便抓着前边人的蟹篓，一步也不敢拉下。

不知在黑暗中摸索了多长时间，我们总算出了芦苇滩，忽然眼前一亮，一片宽阔的海滩展现在眼前。海滩黑黢黢的一片，天和地在这里融为一体。海滩上到处是捉小蟹的人，小灯忽明忽暗，像一颗颗星落在海滩上，天上的星星闪闪烁烁，又像是捉蟹人提着的一盏盏马灯。

我们赶忙点起马灯，加入捉小蟹的行列。马灯一亮，小蟹便成群结队地向马灯涌来，在灯光下来往穿梭。可当我一弯下腰，小蟹“嗖”地一下便跑得无影无踪；刚一站直，脚下又密密麻麻的一片。这小东西可真鬼！

还是二黑有办法，他要我提着马灯站在中间，其他人形成一个包围圈，双手挥舞着芦苇，慢慢地把小蟹向中间驱赶。包围圈越缩越小，小蟹越聚越密，最后竟爬成一个小小的堆儿。二黑说，这叫蟹楼。我赶紧放下马灯，用双手捧起蟹儿往篓里装。蟹儿举起两只大螯，张牙舞爪地反抗。有几次，我的手指被小蟹的大螯夹住，疼得哇哇大叫。此时，二黑会虎下脸，怒斥道：“别叫，别叫，你越叫它夹得越紧。”二黑的语不知是真是假，但他是我们的头，我们一切听他的。以后，再有小蟹夹住手指，我便不敢出声，只是狠狠地把手一甩，小蟹便被甩得远远的，有时小蟹被甩掉了，可

大蟹还紧紧地夹在指头上。

在二黑的指挥下，我们不时地转换地点，不时地打“包围战”，天放亮时，我们的蟹篓也快满了，每人都有三二十斤。互相望望，一个个都成了泥猴，但人脸上都乐得笑开了花。唯有二黑不满足，他说，这次带我们赶滩亏了，往日和大人赶滩，每次都捉五六十斤小蟹，多时还能捉到上百斤呢！那时，我们这地方不少人都是靠赶滩来维持生计。

老人们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大海给予人类多少馈赠，谁也说不清楚，一代又一代人靠大海活着。

光阴似箭，转眼六十多年过去了。不久前，我想寻宽一下第一次赶滩的足迹，再次来到黄海边。开启尘封的记忆，怎么也找不到当年的踪影。茅草滩上盖起了一片工厂，就连捉小蟹的海滩，也建起了星罗棋布的养殖场……当年的二黑如今的老黑告诉我，赶滩的人已经失业了，滩上也没有“财”可取。小蟹现今也成了稀罕之物，几十元钱一斤响，普通人家也享不到这口福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黄海滩是冲积海滩，海岸线每年都在向东延伸，而海滩上的贝类和爬行动物却在日渐减少。大海，难道真的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吗？

游走的“鱼客”

邹德萍

清晨，四季，在江苏射阳县漫长海岸线的滩涂上，总有一些人比鸟儿醒来得还要早还要准，他们便是被人们俗称为“鱼客”的吊鱼人。就同割麦的“麦客”一样，都是帮助别人收获劳动成果的人。黄龙便是“鱼客”之一。

黄龙，今年48岁，高高的个子，黑黑的脸膛，粗粗的大手，爽爽的性格，跑滩闯海人应有的特征他都有。认识黄龙缘自三年前的政府小区改造，他跟其余几位都是公益活动的参与者，这才跟他有事务上的交集。前年的初秋，黄龙忽然电话约我吃饭，我问何事？他说几个人聚聚玩玩。我正埋头在小说文字的“八卦谜阵”中指挥自己的千军万马，没作多想便欣然应允。到了饭店才得知，是黄龙从山东烟台买回一台小型吊车，我要买鞭炮恭贺，他说早已备好，说话间门外一阵噼里啪啦。从此黄龙便开启了他人生中转行改业的“黄金期”。原本他有一份不错的职业和岗位，后因改制改“破产”了，一家具属大型企业就这么眼睁睁地轰然倒下，黄龙和三千多名以企为家同甘共苦的兄弟姐妹们被推向社会，几番搏击，几度沉浮，才找到了这个新生的职业，用自己的吊车，帮助养鱼的户主天天吊鱼上水车，春夏吊鱼苗鱼种，秋冬吊成品鱼虾。为此，他发挥了数理化的特长，自己设计制做了一只一次可装一吨重的不锈钢鱼斗，其余小兄弟们跟风学样，组成了“鱼客”专业服务队，包揽了射阳海边养殖的全部出塘装车业务，还行走于大丰、东台和滨海、响水之间，并将服务延伸到建湖内地。

冬天大雾，黄龙一早发个视频来，说他到了建湖冈西，比往常提前一个小时出发，害怕误事，凌晨四点开车摸到鱼塘，户主喜出望外。“我们讲究的是信誉，言而无信谁还相信。”“自食其力，唯有苦力。”黄龙经常跟我聊心里话，我很理解。正应了古语“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是老祖宗的智慧，亦是现实人生的哲学。

“鱼客”们每天早出晚归，风雨无阻，难得休息一天。“当天的事情都是提前一两天定好的。”黄龙说，“也有突发的急事，只有立马联系，调兵遣将，满足客户要求，这年头挣钱不容易啊！”这是他的心里话，也是眼下的实情，肩上是重担，心里是责任。暑热天气，黄龙的光膀子套上护袖，防晒晒脱皮，头上戴着别致的遮阳帽子，把脸和脖子都护着，挡住滩头上强烈的紫外线，这种帽子有点像养蜂人的那种护脸面罩，乍看有点滑稽，细想觉得生活不易。

夏天驾驶室里热得像蒸笼，冬天又冷得像冰窖子，滩上一眼望去一棵树都没有，无遮无挡，任晒任冻，都得咬牙坚持，因为身后有个家，还有两头的老人，正在湖南读研的孩子，既要养家又要养老。黄龙说，转场时车子行走在鱼塘虾池边上，烂泥土路不敢大意，稍不留神，就会滑下水塘。

困了利用空隙坐在车上打个盹，累了到家就冲洗休息，早上出去都得做好拖晚回家的准备。最长一天在外多长时间？我问坐在对面的黄龙，他略一思索说，早5点半到半夜，出货高峰期，养殖户就等节假日，他们也不容易。我会体会到什么叫“相互理解，彼此成全”背后的生活逻辑，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养殖大户，哪来他们“鱼客”？当然，生活不止一条路，但在全国闻名的水产大县，毋庸置疑这是黄龙和一大批涉水企业、大户们联手构建的新型产业链条，“鱼客”仅是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毫无疑问他们成为最紧密的互依合作关系。

前不久，黄龙弄到一条20多斤重的鱼青，他说最好把鱼拿回去趁鲜活时加工，我有事一时分不开，碰巧那天他的活儿上午结束，鱼青到家还张嘴喘气，被大卸八块做成鱼圆子、酸菜鱼让邻居们分享了。黄龙也会出其不意地给人惊喜，腊月里都一更天了，他发语音，说送来一条青鱼。我走在小区的路上时，他会车停我旁边，喜眉笑眼的说，带几条野生鲫鱼给你尝尝，这样的意外中总能看到他的一份热心，更赞赏他对生活的一种乐观。在人间烟火面前，只有站会同不同，没有贵贱之分，只有心态不一，没有对错之别。生活犹如一面哈哈镜子，你笑它就笑。

成长是成熟的过程，成熟则是成长的结果。塘里鱼儿虾儿蟹儿，都经历过自己的“春夏秋冬”，它们终其一生滋养了一个蓬勃的产业，也前赴后继地催生出一众新的职业，“鱼客”一头情牵鱼虾蟹，一头跟着佳肴餐桌，这样的朝阳职业，没有理由不值得期待。

黄龙的手机响了，是理回大架打来的。他发动车子开向另一个塘口。心中有方向，眼里有自信，脚下才有力量。



水草丰茂白鹭飞 万亮 摄

农历八月，是一条扁担

彭辰阳

农历八月，是一条扁担，
一头挑着中秋，一头担着国庆节。
这一头，盛满了老祖宗传下的嫦娥奔月神话，
那一头，闪耀着新中国的灼灼光华。
这一头，回味着儿时母亲手烙月饼，
那一头，承载着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苦难与辉煌。
这一头，吟诵着“月到中秋分外明”，
那一头，激荡着97年前秋收起义一声枪响。
这一头，田野上氤氲着稻香瓜果的芬芳，
那一头，人们在仰望五星红旗升上天迎风飘扬。
这一头，工人农民手挥铁锹洒汗闪亮，
那一头，天安门的礼炮声祝福来自四面八方，
这一头，阖家团圆赏月吃月饼共赏明月，
那一头，军警哨声正在巡逻巡边，何惧冷月风霜。
这一头，我正和儿孙们重温明月飞天古老敦煌，
那一头，电视上又复播嫦娥五号取回稀世月壤，中国载人

登月要圆千年梦想。
这一头，我们在遥望苍穹，
那一头，宇航员正传回天空看月球画面，美得颠覆想象。
这一头，一家人总觉得缺点什么，
那一头，血浓于水台湾回归圆夙缺骨肉团圆，
两岸同胞日夜梦想……

农历八月，是一条扁担，
一头挑着古老华夏文脉不断瓜瓞绵绵世代流淌，
一头担着日新月异的新中国强富美高雄踞东方；
农历八月，是一条扁担，
一头挑着中秋的声声祝福来自四面八方，
一头满载国庆的礼炮震荡长城黄河长江；
农历八月，是一条扁担，
一头连着大陆的山水水水，
一头连着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希望！

养生惜命

吴杰明

邻居家搬到城里去了，他们家小儿子种在瓦罐里的一株凤仙花被遗弃了。看着那肥硕的茎秆、洁白的花朵随风摇曳，我不忍心它就这么干枯死去，就抱回了家，放在门前的矮墙上养护了起来。

农村里的花草草很多，凤仙花也不是什么名贵花卉植物，搬回家也没想过能派上什么用场。晴日里浇浇水，雨后天松松土，它竟长得茂盛葱郁，好大的一棵，十分招摇。每日里，我背着书包从它旁边经过，硕大的花穗随风抖动，似乎是在向我点头示意，感谢我的收留与养护。

本人没有想到的是，只过了十数日，矮墙上的草丛中竟齐刷刷地长出了一大片凤仙花的花苗，挤挤挨挨，似乎还在吵吵闹闹，争先恐后地在生长。心里便有了一种莫名的成就感。夏天到了，姐妹们用白瓷钵装了凤仙花的花朵与茎叶，捣碎后包裹在指头上，把指甲都染成了鲜亮的红色。她们大呼小叫，兴高采烈，我却兴致索然，并不愿意参与她们的胡闹。

时光就这么不声不响地又过去了十多年，我在城里安了家。待一切都安定了之后，我却觉得这平凡的日子里似乎缺少了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味道。每天早早上班，迟迟地下班，穿行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水泥丛林里，游走在拥有不同的面孔却又戴着相同面具的人流间，也就在不知不觉间迷失了人生的方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春天里，我无意间走到一家花房苗圃，一眼望不到头的货架上排放着各式花草苗木，争奇斗艳的架势令人目不暇接，氤氲迷人的香气四散飘逸。我陶醉

其间，走走停停，惊诧于生命力的无限顽强。询价之后，我向店家购买了一盆仙客来。仙客来，这个名字听起来仿佛有一种仙风道骨之感。仙客来是一种非常美丽的花卉，花瓣轻盈飘逸，色彩鲜艳，如同仙女下凡般令人惊艳。店家殷勤相告，仙客来是花中娇客，内向羞怯，却又坚韧顽强，象征着爱与关怀。如此佳物，我自是视若珍宝，小心翼翼搬回家中安置照拂。

此后，上班之前，下班之后，我总要站到这盆仙客来旁边，欣赏问候一遍。晨参暮省，从无间断，浇水施肥更是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有样学样，我在市场上买来豆粕，泡水浸渍，做成有机肥，时时浇灌。东拼西凑，我从网店里淘来各种植物生长激素，小心调配，反复试验。扫过腐叶土，掠过蚯蚓粪，花盆摆放的位置也从初时的阳台转移到日常吃饭的餐桌。直至购买了红木的花架，把新换的紫砂花盆搬到自己的寝室，与自己心爱的“仙客”四目相对，日夜陪伴。痴迷执着，无以复加。

初时，仙客来花红叶绿，枝叶婆娑，临窗而立，姿态翩然。然半月有余，情形大变。先是女儿诮称“佳客有恙”，继而妻子惊呼“仙客西游”。细看之下，细叶委顿，球茎溃烂，令人懊悔之极，不胜唏嘘。

求而不得，事与愿违，难免心生怨望。数日之后，复盆始末，惊觉得失事出有因，成败有迹可寻。天道自然，万物循理。春种夏管，秋收冬藏，循序渐进，则得偿所愿，人物安然。爱深情切，握苗助长，日日灌之以脂水，时时注之以精油，欲速而不达，事败于垂成。

上天有好生之德，芸芸众生皆以慈悲为怀，世间万物皆有息之理，然心莲蓬花，命若游丝。土崩根深，水沃叶嫩。养生惜命，不可不慎。

小时候，见过的最大“世面”莫过于到供销社的柜台。那里商品琳琅满目，那里的人群谈笑风生，那里的交易有条不紊，一切的一切无不令人倍感亲切与无比留恋。

还记得上小学时，我靠放学捡废品卖钱挣学费。塑料纸、破鞋子、酒瓶、铁块、废报纸、杂志以及小人书等，在我眼中皆是“宝贝”。拿到供销社废品收购门市一卖便有钱进口袋，那心情就如接彩球的乞丐——高兴得发傻。

自从1986年11月参加信用社工作后，我对供销社更是有了深刻了解。当时经济的“三驾马车”——互助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供销社与信用合作社是“兄弟”关系。那个年代，建信用分社的地方基本上先要有供销社。信用分社刚起步时没食堂，到供销社“搭伙”是常事。一来二去，我们与供销社的经理、会计及营业员混得很熟。那时是计划经济年代，糖烟酒凭计划供应，买布要布票，洋河酒也得凭计划买。尤其老百姓种田所需的尿素很紧张，都是上计划，父亲请我找供销社经理帮忙“走后门”。没想到，经理还真给面子，写了张条子：“请给来人尿素两包！”这在当时可是天大的面子。我把条子交给父亲时，满脸得意。

80年代在我们家乡，棉花是主要经济作物，老百姓一年到头就指望卖棉花养活全家老小。我所在的信用分社在供销社收花站后面。为组织存款，我带着手工存单到收花站结算室，坐在发款员对面。棉农领款时，先开存单再交给发款员，晚上统一结算，供销社开出现支票到农行营业所结账。虽忙碌，但心里快乐，因为存款上升还被领导表扬。

信用分社与供销社是紧密“邻居”，我与供销社的美女营业员接触机会自然多了。可惜我是农民合同工，长得又不俊，惦记着自己有几斤几两，硬是没有与一个美女搭上腔。倒是无意中作了一回红娘，我的一位老师朋友，经我介绍与供销社的美女营业员谈起恋爱并喜结良缘。他们第一次约会是在冬天，气温零下，西北风呼啸，我和朋友站在供销社分社西围墙外，冻得直哆嗦。没想到这次“牵线”成功了。更搞笑的是，当时我自己还没谈对象，朋友下礼时，我不好意思出场，便请父亲和老同事代劳，车上驮着猪肉、大糕、果子等下礼之物。一晃三十多年过去，这位供销社美女的女儿出嫁还邀请我吃喜酒，让我开心不已。

到县信用联社办公室工作后，跟随领导到基层供销社调研棉花收购的机会更多。我曾针对棉花价格下调写了一篇《棉花价格下调以后，谁家欢喜谁家愁》的调查报告，在《中国棉报》头版头条刊登，还上了《中华合作时报》和《经济参考报》等报刊。这篇“拙作”让我跟着供销社火了一把，从此我与供销社关系更“紧密”了，一有新闻就往里“钻”。写的供销社系统一家轧花厂扭亏为盈的新闻稿件还上了《新华日报》，这也让厂长“高看”我几眼，令我飘飘然。

这些年，我与供销社联系越发紧密，感情愈加深厚。我们农商银行与县供销社合作联社成为党建结对共建单位。我和供销社的文友也经常合作撰文并探讨调查报告和新闻稿件，时常勾起与供销社相处的往事回忆。我老家轧花厂一位老厂长因文学爱好与我成为“忘年交”，我从他那儿学到不少作文与做人的“秘诀”，内心充满了快乐和欣慰。有镇供销社的一位老职工创业30多年，向社会弱势群体奉献的爱心款就有100多万元，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公益达人”。

与供销社的“共事”的经历，裹挟着童年的细碎碎，记录了青春的点点滴滴，反映出人生的方方面面。时过境迁，供销社虽在现实生活中渐行渐远，但烙着时代印记供销社的影子在我的记忆中总是挥不去，头脑中总是忘不了儿时逛供销社的画面，内心时常涌起昔日浓浓的对供销社的情意！更让人可喜的是，现实中的供销社依然“风采依旧”，还是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繁荣城乡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共事”还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秋游千鹤湖

王文富

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阳光一改前些日子那热辣辣的脾气，变得柔和而舒适。我欣然步入家门口的千鹤湖公园，恍若踏入了大自然精心绘制的秋日画卷。微风轻抚，白云悠然自得，草木悄然披上一层淡淡的黄，些许落叶静卧在路边，草丛里几只尖嘴鸟颈伸一伸一缩啄食着蚯蚓。在这秋风送爽、风轻云淡的时节，每一抹色彩都蕴含着自然的深情与岁月的静谧，让人心旷神怡。

从公园西门往前走，映入眼帘的是那宽阔的湖面，它宛如一面未磨的明镜，静静地镶嵌在天地间，倒映着蓝天白云与岸边斑斓的景色。湖面之上，一座有古朴韵味的拱桥横跨南北，游人的脚步轻盈地踏过桥面，惊扰了悠闲的野鸭，它们贴着水面振翅飞起，于水面划出一道道涟漪，宛如大自然最细腻的笔触，在这幅秋日画卷上轻轻勾勒。千鹤湖之名，虽未见仙鹤翩跹起舞，却足以引人遐思联翩，仿佛能引领我穿越尘世的喧嚣，抵达心灵的宁静港湾。

沿着曲折蜿蜒的环湖塑胶跑道一路前行，只见两旁的花草树木悄然换上秋天的服饰。枫叶如火如荼，热烈而奔放，它们以最绚烂的姿态，宣告着秋天已正式登场；阳光透过稀疏的枝叶，洒下斑驳陆离的光影，在脚下落叶交织成一幅秋日时光的画面，每一步都仿佛踏出了诗意与秋韵的回响。

行至环湖跑道的西南端，水声潺潺，循声而去，只见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绕石而过，水声清脆悦耳，宛如大自然的天籁之音，让人无比惬意；溪边，红的、黄的、紫的、蓝的野花虽不似春日繁花似锦，也不如夏天那样的烂漫，却以顽强的生命力在努力绽放，点缀着这片秋日的景致，展现出别样的风情与韵味，让人不由自主驻足观赏。

在公园的西北一隅，一座供游人小憩的水榭亭台静静伫立，它仿佛是千鹤湖公园的守护者，见证了千鹤湖四季的更迭与岁月的流驶。坐在亭中，静观湖面水波潋滟，聆听秋风低语，心灵得到了片刻宁静与放松，所有的烦恼与忧愁似乎都随着这秋风飘散而去，只留下内心的平和与淡泊，让人沉醉其中不愿醒来。

夕阳西下，天边渐渐染上了橘红色的余晖，整个千鹤湖公园被笼罩在一片温暖而祥和的氛围之中。此刻的千鹤湖更添了几分柔情与浪漫，让人流连忘返。我站在这幅秋日画卷之中，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感激射阳这座有爱的县城赋予我们如此美丽的景色和宁静的时光。

游览千鹤湖公园，不仅是一场视觉的享受，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在这里，我感受到了秋韵与自然的美好，更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愿这份美好能常驻心头，成为我人生旅途中一道永恒的风景线。

与供销社「共事」的日子

张建忠